



李 長 策 著
平 原 省 文 聯 編



MG
I246.7
505

5965

7/1
403

新媳婦秀玲
目 錄
舅 家
.....



王 李
風 長俊



3 2173 4828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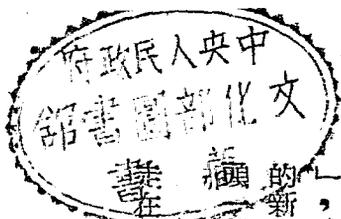
新媳婦秀玲

李長俊

牛二和秀玲結了婚不久，正是村上發動婦女參加鋤麥的時候。牛二的哥牛明在村裏担任副主席，牛二是生產小組長，夜裏二人到村公所裏去開會。

這次開會，爲了討論抓緊春耕，和上莊挑戰的事情，兩村挑戰的條件，有一條是要在四天內把麥子鋤完第一遍，並發動百分之七十的婦女參加。又聘請了縣裏工作同志老王做評判。幹部們在會上都說：「只要咱們大夥下決心，不成問題能辦到。」大家決定幹部要帶頭，先動員自己家裏婦女，做出榜樣來，再動員別家婦女。還特別提出不準強迫命令。牛明在會上也說了個「不成問題」，可是心裏想：「我說過她好幾次，反正她不願意下地……牛二家又是才娶的新媳婦就動員人家下地……這事……」他作了難。他看了看牛二，牛二低着頭一聲不吭，也正在那裏作難。

說起牛二這小伙，今年剛二十歲，挺活潑，遇工作總好跟別人比賽，總想



盡是他的話。跟青年婦女到一塊開會，總是領頭逗她們唱歌，笑話不離嘴。這次開會却不同，話也少了，只是開頭說了一句：「比賽吧！我也同意。」以後再也沒聽他吭。青年們，早看出他正爲不好意思動員新娘婦參加鋤麥作難的，故意逗他說：「看牛二那勁，早想回家睡去啦！」那個說：「老婆叫人家摸了營咧！」人們笑了。一個青年婦女說：「別慌哩！一夜長着哩，怕什麼！」從前他要和誰說要話，一說就是幾套，誰也說不住他，現在他却什麼也想不出來。又有一位婦女說：「別說你（人家）咧，牛二正在想辦法動員新娘婦下地哩。」這一說又引開話頭子啦。婦女主席說：「呵！這回可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哩！過去你常說這家婦女不上地，那樣婦女落後，這會你也有啦，總要看看你叫她上地不上地哩！」「人家可不捨得，累着了還能……。」婦女代表王桂梅也插了一句。會場上止不住了笑聲。村主席劉明天說：「書歸正傳吧！別光說笑話忘了正事呀！大家沒意見了，我還有個補充：這次咱把婦女組織成互助組，一塊做活說說笑笑的也不累，咱婦女幹部還能在裏邊做些宣傳鼓動工作，大家看行不行？」大家都說：「行！」「能辦到！」桂梅說：「我保證能帶領一組。」牛二聽了，他想：「參加到組裏……她才來……誰也不認識，一定更不

好動員了。」心裏更亂了。

散會後，他弟兄倆在路上走的很慢，都在想着，不覺得來到自己門口了。這時候秀玲還在紡花，聽到街門響，就知道是他回來啦。便忙着去開屋門。牛明到了東屋，牛二到了西屋。東屋裏早黑洞洞的，東屋的人已睡下了。

夜不早了，西屋、東屋的人都還沒有睡着，還不住的小聲的說話。西屋裏秀玲問：「開的陰會，你怎麼不高興？」

「開的發愁會。」

「愁啥？」又問。

「不管愁什麼，你又不發愁！」

「現在眼要看開展大生產哩，翻身啦，又有地咧，誰都是高高興興的，還有人發愁哩！」

「當然人家不用發愁呀！」

「你有啥事？值當發這樣大的愁啊！」

「啥事？還不是咱家的事。」

「你看說了大半天，都說不出一句囫圇話來，到底啥事？」

「村上叫生產哩。」

「生產就是一件事緊事呀！你又不是不能勞動。」

「能勞動恐怕也饑不了丟人！」牛二慢騰騰的答着，把後音扯得很長。

「看你！丟人呀，發愁呀，這麼個人，到底說的啥事，這麼不俐亮！」秀玲有些不耐煩了，生氣的說：「趁不着給這人們說，就算啦！」秀玲一面咕嚕着，一個翻身扭過去了。

牛二見秀玲真的有些生氣了，便把身子斜過去，輕輕的笑了笑，摸着秀玲的手，安慰她說：

「女人們真心眼小，怎麼生氣啦？」

「不是不如你們男人嘛！」猛的扭回牛二的手。

「呀！別出樣了。我還沒等着給你說的，現在男女平等啦，還能不趁給你說，夫妻那有不能說的話。」

「那你怎麼不說？」

「我是愁咱嫂哩！」

「愁咱嫂做什麼？」秀玲聽提了個「嫂」，更想問個明白，又慢慢的扭過來。

「你不知道，當下咱村和上莊挑戰咧，訂的條件四天鋤完麥子，還要發動婦女參加鋤麥，咱家又是幹部，還得負責動員別人哩，咱嫂有些封建，就不願意上地，這次她硬再不去，咱哥是村副主席，怎好張嘴去動員別人，完不成工作不就丟人啦嗎？」

「你就不會去動員別人？你還是生產小組長哩！」

「我當然會嘍！你沒來時候，咱門口巧花艾蓮，都是我動員她們上地生產的，當下咱就沒法去啦！」

「你別敲着葫蘆興瓢啦，我還聽不開你這是啥話？」

「陰話？」

「陰話？還不是想叫我去參加鋤麥哩！」

「算你成了諸葛亮啦。」

「那你就不用愁，政府號召婦女生產也不是一半年啦，誰還不知道勞動最光榮，你當我不會生產哩？」

「我可沒有小看你，早就知道你在娘家當閨女就是好勞動。」

「那你還扮彎抹角的敲與我咋哩？」

「我想你還是新人哩！怕不願意下地。」

「這你就是小看人！你說我還封建哩？」

「對對……我的錯誤，你看着處分我吧。」

「你這好嘴！」說着就在牛二左腿上擰了一把笑了。

牛二也輕輕的「呀」一聲，小聲的笑了，心裏說不出的高興。

二人商量好明天就去鋤麥，還計劃再動員艾蓮巧花等組織個互助組，一會

二人都睡着了。

同時在東屋裏，有這樣的談話：

「你咋這時候才回來啦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開的啥會？」

「開會研究發動婦女下地，還跟上莊挑的戰哩！輸了就得給人家送紅旗，

你明天可得下地呀？」

「輸贏又不是你一個人的事。」

「咱是村副主席哩，我要去給人家送旗，你當老婆哩，臉上也光彩嗎？」

「你不會別輸了？」

「那可得下地去！」

「我？」

「你怎麼？」

「孩子還得引哩，我又沒有下過地。」

「到地裏慢慢的學，反正能出力氣就行呀。」

「東生呢？」

「叫娘引着。」

「只你能，娘上歲數啦，願的那個了。」

牛明沒說話。

「兩個男人在家還叫俺們婦女下地，叫您男人們光開着吧！」她又嘟囔開了。
了。

「我們要忙着犁地，種棉花……」

「我也沒閒着，做飯，做衣裳，看孩子……」一陣沉默過去，牛明老婆蘭花，身子一翻，面向着牆，把東生招的哭了幾聲，便又拍着他睡了。

牛明「唉」一聲，險轉向外了。他想：自己老婆都說服不了，怎能去動員別人……不行！還得動員……。扭過來又問：

「你怎麼當真不去地嗎？」

一片靜默——只聽得呼嚕呼嚕的睡聲。

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，又長長的吐出來。睡不着——明天怎麼辦？——在心裏滾來滾去，最後想了個辦法，明天要叫婦女主席王蘇芹來幫助動員動員。

這時候，堂屋牆着的牛大娘也沒有睡着，早聽得東、西屋裏唧噥了。爬起來耳朵貼着窗戶聽聽西屋裏：什麼婦女平等……小看人……不能勞動……聽不清個頭緒來；她想着：「西屋家才娶過來，誰不說是個好媳婦，長得挺秀氣，說針工、論紡織都不在人下，可不該有啥不和氣吧！」往東屋聽聽：引孩子……生產……更聽不出個長短來。她想着：「大概又是大孩說她哩……老是拿着孩子當遮羞板，不願下地做活，可不敢爲這事兩口子成不來呀！」想着想着，東方已濛濛亮了。

秀玲在院裏叫着：「娘！我上地鋤麥子去哩。」秀玲想，自己先鋤一早上，回來好動員嫂子。

「可不要去，叫他們鋤吧！咱的地又不很多你又才來。」老婆婆不好意思叫她去。

「才來怕啥，又不跟過去封建時候一樣啦，當上幾年新媳婦，再那樣人家就要笑話哩！」

「那你受起了？」

「受起了。在我娘家還不是經常下地。婦女不參加農業生產，就不能發家致富，別人就會看不起，政府不是一再號召勞動最光榮嗎？」

牛大娘聽得秀玲說得條條是理，也想不出再說啥好啦。她穿好衣服，開開屋門一看，秀玲在收拾鋤，又說了一句：「你等晚兩天鋤二遍時再去吧？」她總想新媳婦下地，一輩子沒聽說過。

「不！咱家在村上是幹部哩！我哥是副主席，他又是小組長，他們還得去動員別人哩！咱要不先去，他們也沒法去動員人，幹部家婦女不上地，別人不光說他們不會做工作，也要說俺們落後，封建思想，咱全家都不光榮，娘！你說是不是？」

牛大娘早聽得高興得不知說啥了。

「她要去叫她去吧！這是光榮事呀，咱不帶頭誰帶頭哩。」牛二從屋出來也插了二句。

牛大娘心裏高興的像開了一朵花，不自禁地說：

「新世道的人是跟過去的人不一樣，哈哈……去吧！可是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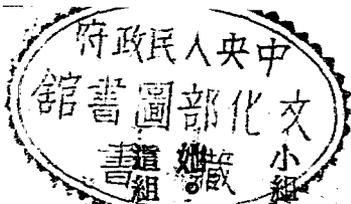
牛明這時早去找婦會主席了，屋裏只丟下蘭花和東生。蘭花一面跟東生穿衣裳，一面聽院裏說話，有時聽得就忘了給東生穿，心裏像敲小鼓一樣，那句話她都以爲是說的她，「全家不光榮……幹部家哩……封建思想……」在她心裏翻上翻下，最後又聽牛大娘說：「新世道的人……過去的人……」也在她心裏亂滾。

「我不下地，鄰家定要說我不如她（新媳婦）；下地吧！揹着鋤從街上走見好多人，有多難看……。」心裏又是一陣蜂亂。

這時候，牛大娘喊着進了東屋：「東生呢……。」「起來啦。」「我給你引着孩子，看着鍋，趁還不熱哩，你快紡完那些花吧！」

「娘！我也要下地鋤麥去。」

秀玲收拾好鋤正準備走，一聽她嫂也說去，高興的說：「嫂！咱一塊去吧」



「噢！」蘭花的話也響亮了。

等牛明回來，早不見她們了，牛大娘笑着學說着。

這消息像風一樣的傳遍了全村。

「新娶的媳婦都下地啦！」

「副主席的老婆也勞動開了。」

「真起了帶頭作用啦！」

「修了這樣一對好媳婦！」王老婆見了牛大娘說：「你真好福氣呀！」

「這都是毛主席領導的好呀！」牛大娘也自傲的說。

明天就是競賽開始了；秀玲已經動員了巧花、艾蓮、棒英，組織了個互助

小組，大家選秀玲當組長。

「夥青年婦女在地裏做活，說着、笑着、逗着。蘭花有時跟不上就接接

休息時秀玲教她們「東方紅」歌，請「王秀鸞」的故事，梅英也要求參加

蘭花從街上揹着鋤走，也敢仰頭了；聽到人說：「看牛家兩個媳婦有多好

。她心裏也暗喜歡。

牛明這幾天的工作情緒也特別高，晚上和蘭花說着，笑着，像幾年沒見面的夫婦那樣親密，再不一個臉向裏，一個臉向外了。

鋤麥的第五天，全村開總結大會，足有二三百的男男女女，村主席報告了開會意義，通過人代會訂的選模條件，大家考慮誰够條件……話沒說完，衆人早把目標瞅準了。幾百雙眼睛明閃閃的望着新媳婦秀玲，有的欠起身來眼巴巴的從人縫裏望過去，看不見的人站起看看又坐下。秀玲在會場的東南角坐着，她發覺大家都在望她，臉上有些發紅，但她仍很大方的坐在那裏。只聽見別人說：「那個穿藍布衫，黑褲子的就是……」。

「看伢長的那樣多好！」

「才十九歲啦。」

「鋤麥子鋤的又快又好。」

「還會唱歌哩！」

村主席吹了下笛子，大家都不說話了，他說：「看誰够條件咱就提吧。」
「報告。」巧花站開說：「我提俺組長胡秀玲，領導俺這組很好，又敬歌

，又給俺們說故事……」

「報告！」還未等說完，一個青年男子就插言了。

「我看秀玲……秀玲就够條件，憑帶頭哩，憑動員人哩，憑鋤地哩，人家那組三天鋤了四十畝；我覺得再也沒人朝着併了。」

「對！我同意是這。」一位青年猛的一站，翹了個大姆指指搖了幾下說。大家嘩嘩的笑了。

幾個人提了一陣，滿會場裏都是「同意。」「贊成。」喧笑聲，呼喊聲，醞釀成一片。

牛二在會場的西北角，想說些什麼，又心跳的說不出來，亂移動着脚步，高興的顯出些不自然。

「再往下提吧！」主席揮着手大聲的說。

「報告，還有佢副主席老婆，數人家下地在頭裏，也算起了帶頭咧！」

「那你開頭怎說人家不好動員？」婦女主席王蘇芹向牛明說。

「那是新媳婦動員哩！光咱說不行！」

蘭花燒紅了臉，羞的只想一步跑回家去。

「不！是俺嫂自動去的。」秀玲響亮的說了一句。

幾百隻眼睛又向她望着。她笑着，很大方的看着大家。

一陣提議、討論、舉手……模範選成了，在二十五名模範中，胡秀玲被選為特等。

縣裏老王同志親自發獎，手巾呀！獎狀呀……當秀玲站起來接獎品時，大家的巴掌，都拍得發紅了。

舅家

王 風

「時光過的真快啊！不到舅家來，已經五年了！」在去舅家的路上，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，「現在舅家不知道啥樣了！」

舅父是個半路上雙目失明的人，脾氣又燥，日子過的很艱窘，終天要生氣，一生氣就要狠狠地罵舅母，舅母是個噙着冰冰也化不出水的人，不拘對誰都是實心實意的，舅父罵她，她就靜靜地聽着，再不然就長長地嘆一口氣。她有長年的癆傷病，一犯就是幾個月。表哥呢？出力做活都是他，脾氣也是「性」的像頭牛，做一天活回來，也是沒好氣。要是叫他担水去，他捧的水桶乒乒喳喳響，要是那一頓飯留的不够他吃的，他就摔碟子打碗，把表嫂罵一頓。表嫂也是做了一天活，啞吧虧也是不想吃，少不了回幾句，激惱了表哥，抓住她的頭髮就打，表嫂也不弱，打不過就連咬帶撕，兩口子打着鬧着，團團地轉着，小孩子吓的在旁邊直哭。打罷架表嫂哭着說：「我不能老是這樣受他的氣，這日子我是真沒法子過！」舅母嘆了一口氣，安慰她說：「他也是難着哩！一家

子人全指着他出力做活，您爹又不給他好氣受，做活做累了，礙不住發急！」
表嫂說：「俺也沒比他少做一點啊！」說着說着淚又流下來，舅母坐在那裏長嘆氣，表妹抱着剛哭過的小孩，呆呆地看着。

要是舅父從外邊回來，知道家裏打了架，跳起腳來就罵，表哥噤了一聲，站起來氣虎虎地就走出去了。舅母不敢吱聲，有時也聽不過，說半句：「也難怪玉明發急，做了一天活……」舅父不等她說完就跳起來：「您就是護着您兒，你看着我還活着哩！……我該死……」表嫂知道公公的脾氣大，反而流着淚去勸他：「爹！別生氣啦！都是我不好……」。

鄰居們知道了，有的說：「根本日子過的不好，還生這些窮氣做啥？」有的說：「氣還是誰願意生的，還不都是因為難嗎？」

我記得我最後一次到舅家去，那時舅母正犯癆傷病，睡在床上不能起，我坐在床前好長時間，她才認得我，她抓住我的手說：「五外甥來啦！我的病好一些了，不用叫你娘結記……」我抓住舅母乾枯的雙手，看着她的臉，是那樣的瘦得驚人啊！兩個眼全塌在坑裏了，幾十年的辛苦勞瘁，在她臉上刻下了縱橫的深深的綫紋，顫抖的嘴唇，發出微弱的聲音，說兩句話就要咳嗽，咳嗽的很

厲害，胸口裏好像塞住了一大把棉絮，臉色漲得發青，好容易才吐出一口灰白的黏痰。我連忙勸止舅母，讓她不要說話，扶她躺在那裏歇一歇，舅母搖搖蒼白的頭躺下了，我看見了籠罩在她臉上拂不去的陰影……

表哥坐在門傍默默地一袋連一袋地吸着煙，什麼話也不說，等不一會，舅父來了，表哥一見他來，站起身子就走了！——他不願意和舅父說話。我招呼着舅父坐下後，舅父問了我幾句話，就囉囉嗦嗦地說起來：「年月真不成年月了！日本鬼子剛打敗，「中央軍」又來了，種人家幾畝地，交了租，出了捐，就不剩啥了。這日子咋着過啊！今這捐，明那捐！捐！捐！人都叫他捐乾了！人家說，西邊有八路軍，對老百姓再好也沒有了，怎麼也不上咱這裏來呀！唉！這裏年月不成年月了！」

上午吃的飯實在也傷心，一家人都吃的糠窩窩，舅母非叫表嫂借白麵給我另做饅不可，舅母有病，飯桌上圍着兩個孩子眼巴巴地看着那幾個白饅。我不能吃，不吃怕她又難過，她是讓人讓的那樣真，但是我拿起白饅來，我又吃不下去了……

晚上，我到表哥屋裏去說話，表嫂坐在小板凳上讓二孩了吃奶，兩個孩子

混身都是泥，又髒又黑，大孩子望着娘的臉說：「娘！你疼我不？」表嫂拉着孩子的手，額抵着額說：「乖孩子！娘疼你！」孩子搖搖頭：「不！你打我！」表嫂聽了好久沒有說話，以後她黯然地說：「孩子！你不懂的，我有啥法子啊！」表哥騎在床上，瞪着兩眼，望着發黑的樑，半天不說一句話，最後他突然地說：「五兄弟！我跟着你出去吧！我在家也受够了！」表嫂惶恐地看看他，不說一句話，「不行明哥！家裏離不開你。」我開始勸他，他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這個家真難領啊！」

想到這裏，我的心沉重下去了，五年來舅家誰知道又添了那些不幸？聽說舅父前年病死了，別的什麼情況也不知道，我怕再見那一幅悲慘的景象。路兩旁是豐茂的莊稼，高粱的飽滿的粒子，在太陽下發着紅光，穀穗子沉甸甸地垂着金色的頭，我沒有心去看。我想：五年來，舅家會有什麼變化呢？……

(11)

一進門就有個四五歲的孩子抱住了我的腿：「解放軍！解放軍！」我舉起他來，兩隻小手，硬攔我的軍帽，摘下來就往自己頭上戴，八歲的大孩子也出來了，他好奇地看了看我，驚喜地叫起來：「俺五叔！」說罷就撲到我懷裏，

像一頭小狗逢見了久別的主人。親過了一陣，他牽着我的手往裏走，對他的小弟弟說：「小豹你別怪，兵打你！」二孩子神氣地說：「別哄我！解放軍不打人！」這時舅母已經從屋裏走出來，她的頭上又添了不少的白髮，但當他抓住我的手的時候，臉上所有的縐紋都笑開了。她說：「五外甥！你知道這幾年我多想你吧！一有您家的人來，我就問你的信，知道你在外邊很好，孩子！你吃胖了！」我說：「你也胖了，看臉色你的病好了吧！」她着笑說：「比以前好多了，自從解放軍一來，咱家分了十七畝八分地，還有一頭小毛驢，日子寬綽多了，」中央一軍一打跑，再也不受氣了，這就好好多了。一分了地我就光想去做活，閒着老是覺得難受，出點力飯量就比以前大一些，病也就輕多了！」說着我把我領到堂屋裏，這是新蓋起的三間屋子，當門放着一張粗木桌，桌上放着些傢傢雜雜，牆上貼着毛主席像，東間裏是舅母住的，放滿了農具，新摘的綠豆角，大南瓜，西間裏一排放着三個圓，兩個圓滿是麥子，那一圓才吃下去了。一半。舅母穿着老藍色的新褂子，拉過凳子讓我坐下，二孩子戴着我的軍帽，在屋裏「開步走」，大孩子倚在我懷裏，有時就裝着指揮官去喊二孩子的操，舅母對他說：「小虎！你去抱個西瓜去。」我說：「不要去！我不渴，您也沒餓

吃那幹什麼？」舅母說：「五外甥！你這回來，不能像上回一樣了，你幹子也不是以前的窮小子了！」不多時表哥表嫂，雙肩四齊地從地裏做活回來，看見我都高興地喊道：「五兄弟！你打那裏來的？」我想起以前他倆打架的情景，又撕又撓的，我不禁笑着說：「您倆還打架不？」表嫂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表哥俏皮地說：「現在男女平等了，誰還敢摸摸她！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，舅母笑着說：「日子過的有勁了，閒氣少生的多啦！」大孩子抱來西瓜，表哥切開，大家吃着，這期間發生了爭論，舅母說：「五外甥來了，沒有好東西吃，喝涼麵條吧！」表哥說：「五兄弟在外邊撈不到餃子吃，咱包餃子吧！」表嫂却說：「我看咱殺雞烙餅吧！在外邊撈不到吃餅！」我說：「我又不是外人，餛飩不能吃？毛主席叫咱節約，咱可不能忘了。」表哥說：「這是當然的；要不是你來，我們也不能這樣吃，你是好久沒來的客啦！這幾年見的糧食都吃不下了，今年雖說差一點，糧食也够吃的。」爭論了半天，結果還是吃餃子。

說着話兒，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來了。剪着短短的頭髮，揹着書包，穿着花條子褂，女孩子見了我開始怔住了。舅母笑着說：「这孩子，您不敢認啦，這是您五哥！」表妹害羞地笑了笑說：「看着就像俺五哥似的！」五年不見了

，這孩子真叫我大吃一驚，以前表妹不拘早晚都是靜靜的，如今蘋果似的臉兒，留着短髮，顯得又活潑又可愛。她拿出課本子來說：「五哥你教給我一課吧！」我說：「苓妹！你上到幾年級了？」她說：「四年級了，明年就要上高小了。」我說：「你讀一課我聽聽！」她就拿出課本子來，站到我面前唸起來：「在延安週圍游擊隊活動的地方，牆上、門上、石碑柱子上，都寫滿了「消滅胡宗南」，「打倒蔣介石」各樣標語，但是最大而顯著的是「毛主席萬歲」五個大字……」舅母微笑地注意聽着，問道：「五外甥，她唸的這都對不對？」我點點頭說：「是的！苓妹聰明着哩！」表妹不好意思地紅了一紅臉，以後又撲到舅母懷裏說：「娘！你叫俺五哥給我捎個鋼筆吧！」舅母半誇耀半開玩笑地說：「學問還沒學成哩，就想用鋼筆啦！你早晚學的像您五哥似的就好了！」表妹說：「我要學到像俺五哥一樣，我也得跟俺五哥出去做工作。」舅母笑了笑沒說啥。

上午吃飯的時候，舅母只怕我作假，老是把她碗裏的餃子撥到我碗裏，我說：「我不會作假的！上一回大家都吃糠窩窩，叫我自己吃白麵，自然我吃不下去，這會大家都是吃的一樣的，我再作假，那咋那樣熬！」說的大家都哈哈



晚上我和舅母表哥說了很久的話，最後舅母很興奮地說：「這都虧了毛主席。」我細細地咀嚼着這句話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八，二七，一九四九，於單縣。

82
404072

新媳婦秀玲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印 刷 者 | 發 行 者 | 著 者 |
| 新 鄉 行 印 刷 廠 | 新 華 書 店 分 店 各 支 店 | 李 平 原 省 文 聯 |
| 基 本 定 價 | 安 陽 、 焦 作 、 荷 澤 、 單 縣 、 鄆 城 、 朝 城 、 濮 陽 、 新 鄉 | |

KBC
IG
246.7
05

元